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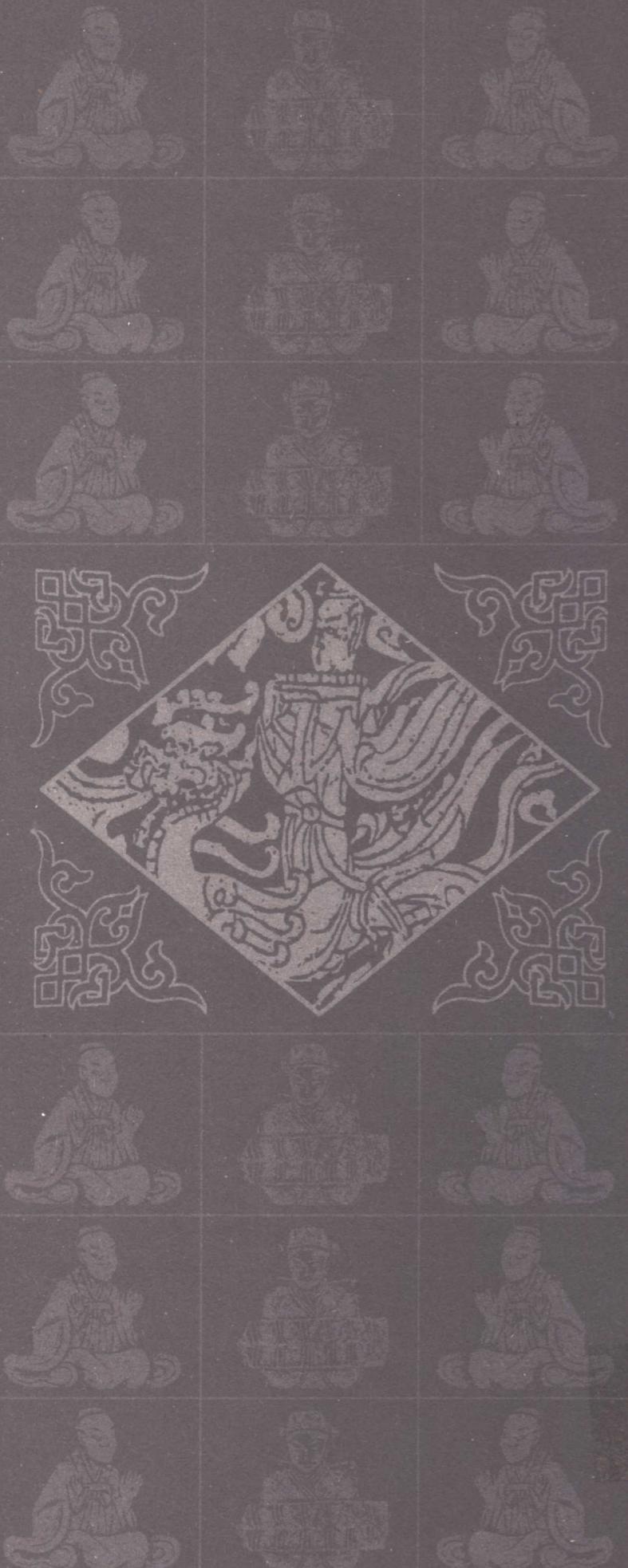
【典藏本】

卷二 史部

綫裝書局

四庫全書

精編



四庫全書 精編

【典藏本】

卷二

史部

錢裝書局



目次



卷一 經部

四书篇 ······ ······ ······ ······ ······ ······ ······ ······

大學 ······ ······ ······ ······ ······ ······ ······ ······

中庸 ······ ······ ······ ······ ······ ······ ······ ······

論語 ······ ······ ······ ······ ······ ······ ······ ······

孟子 ······ ······ ······ ······ ······ ······ ······ ······

五經篇 ······ ······ ······ ······ ······ ······ ······ ······

詩經 ······ ······ ······ ······ ······ ······ ······ ······

尚書 ······ ······ ······ ······ ······ ······ ······ ······

禮記 ······ ······ ······ ······ ······ ······ ······ ······

周易 ······ ······ ······ ······ ······ ······ ······ ······

春秋左傳 ······ ······ ······ ······ ······ ······ ······ ······

卷二 史部

先秦篇 ······ ······ ······ ······ ······ ······ ······ ······

四庫全書

精編

目次

国语	一八三
国策	一九一
晏子春秋	二〇七
纪志篇	二一〇
史记	二一〇
资治通鉴	二九五
理论篇	三三〇
史通	三三〇
卷三 子部	
诸子百家篇	
荀子	三六五
老子	三六五
庄子	三七五
墨子	四〇五
	四一四

韓非子	治國為政篇	四二二
商君書	四四二	· · · · ·
管子	四五二	· · · · ·
統兵治軍篇	四五九	· · · · ·
孫子兵法	四五九	· · · · ·
三十六計	四九六	· · · · ·
孫臏兵法	五〇九	· · · · ·
故事雜談篇	五一五	· · · · ·
搜神記	五一五	· · · · ·
世說新語	五二六	· · · · ·
醉古堂	五三六	· · · · ·
菜根譚	五六〇	· · · · ·
小窗幽記	五六二	· · · · ·

卷四 集部

先秦文學篇	五七一
楚辭	五七一
傳世文章篇	五九八
李斯	五九八
晁錯	六〇一
宋玉	六〇六
司馬相如	六〇九
諸葛亮	六一一
曹植	六一七
王羲之	六二一
陶淵明	六二三
王勃	六二七
劉禹錫	六三一

杂剧戏曲篇

关汉卿

袁枚

姚鼐

黃宗羲

归有光

王安石

苏 辅

苏轼

歐陽修

范仲淹

柳宗元

轉愈

卷之三

四庫全書

精編

目次

王实甫	六六九
马致远	六七二
白朴	六七五
纪君祥	六七九
郑光祖	六八四
高明	六八七
李开先	六九一
经典诗词篇	六九三
民间古诗	六九三
乐府民歌	六九五
两汉魏晋诗歌	七〇二
唐宋诗词	七〇八

先秦篇

国语

祭公谏征犬戎

【原文】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示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乃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窪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译文】

穆王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规劝说：『不行！先王显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平时聚集在一起，到了用兵的时候才功用；功用就能发挥出威力。动辄炫耀武力，就会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就不能叫人害怕。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的是美德，把它普遍地传布。我王一定能够保持美德。」先王对人民总是勉励他们端正自己的德行，重视培养自己的好品性；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让他们有好的器物用具；使他们明白利害之所在，用礼乐典章制度去教育他们，使他们趋利避害，感念恩德而害怕威力。所以先王能够

保住天下而且越来越强大起来。

『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夏禹。到了夏朝衰败的时候，废去后稷这一农官，不再讲究农事。我们先王不啻因为失掉他的官职，就逃到西戎、北翟之间一带。仍不敢废怠农事，常常传布祖先的恩德，继续从事祖先传下来的事业，研习祖先传下来的教诲和法典制度；从早到晚谨慎勤劳，用敦厚笃实的态度加以遵守，用忠诚信实的态度加以奉行；世世代代继承祖宗的功德，不辱没祖宗。到了武王，他发扬祖先光明磊落的品德，更加慈爱谦和，侍奉神灵，保护人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商王帝辛，对人民太凶恶了，广大人民不能忍受了，都高兴地拥戴武王，这样才出兵到商朝首都的郊外牧野。这并不是先王好用武力，而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才去除掉他们的祸害。』

【原文】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译文】

「先王的制度是：在王城四周五百里的地区是甸服；在甸服外五百里的地区是侯服；从侯圻到卫圻共五圻，各五百里，是宾服；蛮、夷住的地区是要服，戎、狄住的地区是荒服。甸服地区一定要供应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宾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向天子进贡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要进京朝见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每季一次，祭祀神灵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教训。如果有不按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心意；有不按月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言论号令；有不按季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法令制度；有不来岁贡的，天子就要检查尊卑名号；有不来朝见的，天子就要检查德行；天子按次序一件一件都做了，还有不来的，就可以加以惩罚了。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那不按日举行祭祀的，攻打那不按月举行祀礼的，征伐那不按季举行享祀的，谴责那不进贡的，教训那不来朝见天子的；在这个时候就有惩罚的法律，有攻打的军队，有征伐的武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告谕的文件。宣布了命令，陈述了道理，而还是不来，那么就在德行上加以检查，不要让人民劳苦，到远方去打仗。因为这样，那近处的诸侯就没有不听命的，远处的诸侯就没有不服从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犬戎君长按照他的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您却说：「我必定要以宾服不享的罪名出兵征讨他，并借此向他们炫耀军威。」这样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并使那「荒服者王」的礼节也遭废弃吗？我听说那犬戎的君长素性敦朴，能够遵循先人的德性，坚守终世入朝的礼节，专心不移，这样如果大王出兵征讨，他们就有理由来抵御我们了。」

穆王不听，便出兵去打犬戎，结果只获得四只白毛狼、四只白毛鹿回来。从此那荒服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原文】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诵，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亲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譯文】

周厲王很殘暴，國都的人都指責他。召公去告訴他說：『人民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厲王大怒，找來衛國的神巫，派去監視指責他的人。只要巫把指責他的人報告他，就抓起來殺掉。國都里的人都不敢說話了，熟人在路上碰見了也只能以递眼色打招呼。

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我能夠阻止人家在背地里說我壞話，現在他們不敢說了。』

召公说：『这是用暴力堵住人民的嘴巴。堵住人民的嘴巴，不让说话，比堵住河里的水，不让它流还要危险。用堤来堵住河水，就容易壅塞，一旦壅塞就会决堤泛滥，结果伤人一定会很多。限制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因此会治水的人，总是排除壅塞，开通水道，让水畅流；能治理人民的人，总是开导他们说出心里要说的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叫三公九卿直到列士都献上规谏的诗，瞎眼的乐官献上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记载古代政治成敗得失的书籍，少师进箴言，瞍者朗诵，矇者吟咏，从事各种工艺的人都来直言规劝，百姓的意见传达给天子，左右的近臣尽力地规劝，宗族亲属监督天子、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官用音乐、太史用礼法对天子进行教诲；年高有德的师傅经常劝诫天子，然后由天子去考虑研究，作出判断，因此事情做起来就不会与情理相违背了。』

『人民有嘴巴，如同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从这里产生出来。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实行好的，防范坏的，可以用它来丰富人民的财物、器用、衣服和食物。人民在心里考虑的，用嘴讲出来，考虑成熟了而后自然流露出来的意见，怎么能够堵塞呢？倘若堵住人民的嘴巴，那赞助你的人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从此国都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国都的人举行暴动就把厉王放逐到彘那个地方去了。

里革断罟匡君

【原文】

宣公夏溢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罿罶，

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寢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置罗，稚鱼鳌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置罿罿，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鰐鮒，盖长麋麋，鸟翼穀卵，虫舍蟻蟻，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

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译文】

鲁宣公夏天把网浸到泗水的深处捉鱼，里革割破鱼网并且把它抛掉了，说：『从前，大寒过去以后，冬眠的动物苏醒过来了，水虞在这个时候才研究用大网竹笼去捕大鱼，捉鱼鳌等，拿去供祭在帝王的宗庙里，让人民都这样做。这是帮助宣泄地下的阳气。鸟兽怀胎了，水里的生物成长起来了，兽虞在这个时候就禁止人们用小网罗去捕捉鸟兽，而只准刺取鱼鳌，把它做成夏天吃的鱼干，储藏起来。这是帮助鸟兽生长。鸟兽成长了，水里的鱼鳌等怀孕了，水虞在这个时候禁止人们拿小网去捉鱼，而只准设陷阱埋尖桩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厨房，把它储存起来，以便需要时享用。而且山上不准砍树木的嫩芽，洼地上不准砍初生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捉鱼苗鱼卵，捕兽时不伤害幼鹿幼麋成长，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蛋，捕虫时要留下蚁卵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这是古人的教训。现在鱼儿正是孕育的时候，不让鱼长大起来，还放下网去捕捉，真是贪欲无度啊！』

鲁宣公听了这些话说：『我错了，里革纠正我，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是一张很有教育意义的网，它帮助我懂得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叫主管官员把这破网收藏起来，让我不要忘记这一

番劝告的话。」乐师存在一旁陪着，说：「收藏鱼网，还不如留里革在身旁，更不容易忘记啊。」

范蠡论战

【原文】

至于亥月，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壺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将竭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王曰：「诺。」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

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羸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迂。」王曰：「诺。」弗许。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羸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利。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须天道，周旋无穷。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诺。」弗与战。

【译文】

到了农历九月，越王召范蠡，问他：「谚语说：「丰盛的肴馔如果没准备好，也不如壶里

装的水泡饭可以救饥。」今年已经很晚了，你准备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没有君王您的话，我也要来见您的。我听说顺应天意的人，就像是去救火或是追赶逃亡的人，拼力去做还担心不能成功。」越王说：「你说得对。」于是就派兵攻打吴国，军队来到五湖。

吴国听到越兵来到五湖，就派人去挑战，一日之内来了五次。越王有些不忍心，打算接受吴国的挑战。范蠡对越王进行劝说道：「伐吴这件事是在朝廷商议的，如果在中原之地把这个机会失掉了，那可以吗？大王您暂时不要接受他们的挑战。我听说，得到机会就不要放弃它，机会不会来第二次，如果天给予的机会你没有抓住，那反过来一定会成为你的灾祸。进退是互相转化的，以后必将后悔。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而只计有谋略不改变。」越王说：「对。」没有接受吴人的挑战。

范蠡说：「我听说古时善于用兵的人，前进后退是作为一种法则，根据四季的变化来做为行动的法度准绳，不要超过天道的极限，时间到了就要停止，自然界的规律是盛大而明显的，日、月的运行是有其固有的规律的，显明的作为一种法则，隐微的作为一种行为。阳走到极端就是阴，阴到极端就是阳；太阳运行一天就要西落，月亮盈满之后就是亏缺。古时善于用兵的人，凭借天地的常道，顺应它的规律而动。在与敌人作战时，被动时采用隐晦的战术，主动时用明显的攻击，距离近不要去硬拼，距离远则要加强进攻的力量。在被动时没有隐密的战术作为隐蔽，主动时没有明显的攻击作为考察，这是用人的错误。我方追击敌人，对方用武力抵抗，如果士气旺盛不衰落，就不会被我方所击败。如果是敌方来进攻我们，就要坚守不要与他交战。如果与他交战，一定要凭借自然的灾祸，又要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的情况作用为参考。让对方把自己的武力、士气消耗尽，我方在静观中不断增长士气，就能夺得胜利。如果入对方境内

作战，就是要兵力强盛有战斗力，只要士气不竭，就不会被轻易击败。如果是在我方境内作战，一定要安稳持重不要轻动，只要不改变战术，就不会失利。一般说布阵的规律，把阵右作为雄阵就要在左边增置雌阵，这样就不会有失误，必须依照天的规律，进行起来就会没有穷尽。现在到来的吴军，兵势强盛很有战斗力，大王您暂时等待一下吧。』越王说：『是。』就没有与吴军交战。

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